

甲骨學初論

𠄎
𠄎
𠄎

𠄎
𠄎

𠄎

𠄎
𠄎
𠄎

𠄎
𠄎
𠄎

示



甲骨學初論

PDG

序

王明阁同志在哈尔滨师范大学执教多年，《甲骨学初论》一书是他讲授的教本，后半又有他研究甲骨文和商代史的心得收获，对读者多有启发。这本书即将付梓，承他叫我写一篇序，我是很高兴的。

前不久，我有幸为明阁同志另一书作序，讲了有关学习甲骨文的几点陋见，意有未尽。这里再谈一些想法，既是附本书骥尾以传，也是向作者及读者请教。

在甲骨学草创时期，王国维先生有一次见到一个学甲骨文的人，能在《殷虚书契》中识出几个字，包括“我”字和辰巳的“巳”字，就以为难得，还写信把这件事告诉罗振玉（见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1916年12月12日《致罗振玉》），可见甲骨文从来是不易学的。最近听到有同志说，研究甲骨越来越难了，这在一定意义上确是事实。

甲骨学发轫已八十多年，材料著录和论著相当浩繁。五十年代胡厚宣先生辑成《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》，该书近已再版，厚厚一册，内容的丰富令人惊叹。建国三十余年，海内外新发表的甲骨学论著，又不止加倍。当前这门学科发展迅速，每年涌现的文献，真是读都来不及。种种课题大多早有学者着手，想别开生面，确乎是不容易的。

我觉得，学甲骨之难尚不在文献之多，而在于各家学说分歧纷纭，初学者苦于目迷五色，无所适从。甲骨研究涉及古代历史文化很多方面，处处有疑难和争论。如果不能择善，难免像古人所比喻的“多歧亡羊”了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迫切需要正确指导，作为登堂入室的阶梯、深入钻研的南针。王明阁同志出版这本《初论》，这大概是他的主要动机罢？

学甲骨还有一个难处，就是学科领域内还有不少未经开辟的园地。即以释字而言，五千多个甲骨文字，不识的超过一半。因而目前甲骨研究的成说，有些只是一种学说，需要反复研讨，才能成为定论。至于甲骨文反映的商代制度和文文化，更有许多谜团有待解开。明阁同志本书已介绍了一些，读者不妨类推。

这么说，难道研究甲骨真像某些人形容的是所谓“画鬼”之学么？俗语云“画鬼容易画人难”，商代文字、历史古远渺茫，似乎是可以随便推测的。这种看法，我以为不对。今天的甲骨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，有特定的范围和方法。从孙诒让、王国维到当代，著名学者辈出，成果卓著。我们只有学习继承前人的优点，加以发扬，才能谈到在这一学科中开拓新的局面。

了解一种学科的发展史，是通习该学科的好办法。甲骨学自萌芽以来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。最早一批学者，限于社会和历史的条件，还未能摆脱传统的金石学的影响。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，现代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，甲骨学有了新的理论和方法。最近，由于《甲骨文合集》出齐，新发掘的小屯南地甲骨出版，甲骨学正跨进一个新阶段。我们学习它，

也要赶上学科发展的最新形势。

新形势的标志，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几点：

第一，与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结合更为紧密。中国古代社会，经过学术界几十年的分析探究，其面貌已逐渐显示。东周以上的古史，也不再被指为空白了。甲骨学在重建古史的工作中起了不小作用，今后这一学科还将随着古史研究的深入而继续进展。

第二，同古文字学其他分支一起提高。古文字学除甲骨文外，还有金文、战国文字、简帛等专门分支。这些分支，各代表古文字发展过程的一个局部，彼此互相影响和促进。整个古文字学，近些年前进较快，这必然推动甲骨学向前迈进。例如，甲骨文一些难字或长期以来被误读的字，由于在金文甚至简帛中发现，终于真相大白，得到正确的解读。

第三，加强了和考古学的联系。古文字学包括甲骨研究，本来和考古学是密不可分的。早期著录的甲骨，不是科学的发掘品，其研究价值未免有所逊色。殷墟发掘开始后，研究者有了有出土记录的材料，使甲骨学面目一新。近年的发掘，又出现大批甲骨，有明确的层位记录和伴出器物，尤为重要，足以解决不少争论已久的难题。

现在我们学习甲骨文，必须注意上述几点，在方法的掌握和知识的准备上，都应迎头赶上学科发展的趋向。

当然还有另外一点，即与文献研究的结合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商代的文献能传世的虽然甚少，但与甲骨文对比探讨，仍有不少工作可做。甲骨卜辞是占卜所遗，内容多有关古代礼制，这更需要向周代礼书上推，探索殷礼、周礼的因革损益。

益。诸如此类，都要求学者有深厚的文献知识。

甲骨学虽难，只要抱定“锲而不舍”的精神，一定能学通学好。当今有不少位学者，为初学甲骨的同志做铺平道路的工作，王明阁同志本书即其显例，我们应该对他们表示谢意。

李学勤

一九八四年十月于北京

目 录

总 论	1
释 字	45
解 辞	165
考 史	187
后 记	335

总 论

(一) 甲骨学的定义与范围

甲骨学的甲是指龟的腹甲(根据近年发现,不论殷商还是西周也有相当数量的用背甲),骨是指牛的肩胛,也有羊、猪等骨,不过为数甚少,大量的还是龟骨。在甲骨上刻的文字,学者称之为“甲骨文”。因为“文”和“字”古时区别不大,甚或其意相通:《左宣十五年传》:“故文反正为乏”,杜注:“文,字”即是明证。研究甲、骨,尤其是研究甲、骨上面的文字称之为“甲骨学”,与金文和石鼓文,乃至子款印、竹简、帛书、陶器上的文字,据马衡先生的主张是构成“金石学”的主要部分。他说:“金石者,往古人类之遗文,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,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今日者,皆是也。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,谓之金石学。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,凡与中国史有关者,谓之中国金石学。”①马衡先生

① 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,第1页。

又说：“凡甲骨刻辞，彝器款识，碑版铭志及一切金石、竹木、砖瓦等之有文字者，皆遗文也。”①

甲骨学的范围，大体可以包括三个部分：一是甲骨实物本身，诸如发现的经过、坑位、搜集和整理、真伪鉴别、墨拓问世，乃至于断代以及目录学和综合断代等。二是对文字、辞意与文法的研究，诸如字形的诠释、字义的训诂和字音的通转，以及每一条卜辞的确切含义，和词句文法的结构与变化等。三是在文字与辞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用以解释和阐明商代史实与发展规律，可称之为商代的史料与史学。最后一点，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甲骨的主要目的。通过甲骨文，如将史料考证精确、解释恰当，乃对古史研究最为有说服力。

(二) 甲骨文发现的经过

早在清末，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，

① 《凡将斋金石公稿》，第1页。

就有当地农民于“春令”集市，出卖用“龙骨”磨制成的“刀尖药”细粉，大约每斤需钱六文。其中贩卖比较出名者为村人李成。罗振玉氏的弟弟罗振常先生在《洹洛访古记》一书中，说：“此地理藏龟甲前三十余年已发现，不自今日始也。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。视之上有刻画，且有作殷（亦黑）色者……土人因目之为龙骨……故药铺购之，一斤才得数钱……购者或不取刻文，则削之而售，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，悉以填枯井。”

罗振常先生访古于一九一一年，上溯三十余年，乃为一八八一年以前，这是甲骨文发现的时间，但还不是甲骨文得到鉴定的时间。甲骨文得到鉴定是在一八九九年（清光绪二十五年），此间称之为“龙骨”的甲骨早已作为名贵药材卖到北京药店。这年，清国子监祭酒、古文字学家的王懿荣还在病中；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（铁云）正在王家作客，当见到药方中并有“龙骨”一味，索见有契刻篆文，遂拿给王懿荣看，这两位古

文字学家乃“相与驚訝”，并购买有字者每字白银二两，端方收购时又加价为二两五钱，于是甲骨成为稀世之珍了。董作宾、胡厚宣二位先生说：“正儒（王懿荣）故治金文，知为古物，至药肆询其来历，言河南汤阴安阳，居民埽地得之……”①这样，甲骨文才真正的被发现了②。

可是几片甲骨，虽为瑰宝，但究竟为数甚少，发源地究竟在哪？起初并不太清楚，反而受到贩卖甲骨商人的蒙蔽，首先散布假地丑者为古董商人范维卿。一是认为河南汤阴，二是认为河南汲县。罗振玉氏说：“龟甲兽骨潍县估人始得之。亡友刘君铤云问所自出，则诡言得知汤阴。”③又说：“甲骨自庚子

① 《甲骨年表》〔《光绪二十五年》（己亥，1899-1900）〕

② 关于甲骨文的发现，马衡先生说：“1899年（光绪二十五年），王懿荣得若干枚于估人之手，珍秘不以示人。”（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第102页）；孟世凯同志说，天津的穷秀才孟定生、王襄发现的，只是没有重金购求罢了（见《殷墟甲骨文概述》）。

③ 《五十日梦痕录》，第32页。

岁始由山东估人携至都门……且估人讳言出卫辉。”①卫辉府治即今河南汲县。关于流行的这两种说法，第一种罗振玉氏明确提出得自刘铁云，这在刘铁云的著作中得到证明：“龟板己亥出土在河南汤阳县属之慵里城”②。第二种，美国传教士方法欽也说，在1903至1904年间，潍县商人赵执嘉告诉他：“1899年在河南卫辉府附近的古朝歌故址，有特殊的古物出现。”③因之，刘铁云氏和方法欽氏二说不谋而合。

直至1908年，罗振玉氏才从山东商人范某之口，得知甲骨出土地点，即河南安阳县距洹水五华里之小屯村。此后，乃有规模不等的挖掘。

早在1905年（清光绪三十年）冬，小屯当地居民就自发地大量进行挖掘：“地主朱坤率领农佃，大举挖掘甲骨文于村北洹河南岸朱氏田中，搭席棚，起炉灶，工作甚久，

① 《集蓂编》，第31页。

② 《铁云藏龟自序》。

③ 《中国早期文字》。

所得甲骨盈数车。村人曹文元、刘金声等与朱姓争挖掘之地，械斗成讼。从以县官禁止，不许挖掘。”①当然，朱姓地主挖掘不是从考古出发，而是当人们认识到甲骨的价值之后，乃为追求财物所致；例如在1900年，“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维卿，为端方搜买古物，往来于河南武安、彰德间。见甲骨刻有文字，购若干片，献端方。端极喜，每字酬银二两五钱，范乃竭力购致，至今小屯人尚能概述其事，传为美谈。”②

1919年春，小屯村居民张学献，因挖掘山药沟发现甲骨。村人相约挖掘，得“马蹄儿”与“骨条”③甚多。因村人在张学献地挖掘未得许可，张母大骂村民，被打得头破血流，“经人调解，几未成讼。”

1920年，北方五省大旱。“乡人迫于饥寒，相约挖掘甲骨文字于小屯村北河畔。凡前曾出土甲骨之处，搜寻再三，附近村人亦

① 《甲骨年表》[光绪三十年(甲辰, 1904-1905)]。

② 《甲骨年表》[光绪二十五年(庚子, 1900)]。

③ 当时村民把甲骨边裂成条者叫作“骨条”；把牛肩胛骨骨端叫作“马蹄儿”。

多参与。”①

1923年春，在张学献家的菜园内有字骨出现。“学献自掘之，何国栋为帮工，得大骨版二，皆有文字。何默记其地，终造成十五年春大规模之私掘。”②

1924年，“小屯村人围筑墙，发现一坑甲骨文字，为明义士③所得，其中有极大者。”④

1925年，“小屯村人大举私掘于村前大路旁，得甲骨盈数筐，胛骨有长至尺余者，多售于上海估人。”⑤

1926年，当时张学献为官府所羁押，须出重资方能赎回，村人乘机与其家人相约，掘出者各归其半，遂大肆挖掘，得胛骨甚多。据记载：“此次在张学献家菜园内挖掘共数十人，分三组，鼎足而立，各由深处向中间探求，忽虚土下陷，埋四工人，急救出，皆死

① 《甲骨年表》[民国九年(庚申, 1920年)]。

② 《甲骨年表》[民国十二年(癸亥, 1923年)]。

③ 明义士：加拿大人，山东潍县的传教士。

④ 《甲骨年表》[民国十三年(甲子, 1924年)]。

⑤ 《甲骨年表》[民国十四年(乙丑, 1925年)]。

而复苏。”①

从1928年秋起至“七七”事变前的1937年春止，前中央研究院，共在安阳进行了十五次挖掘。主事其挖掘工作的人员中有李济、梁思永、董作宾、郭宝钧、石璋如、吴金鼎、刘嶼霞等。其主要地点在小屯村南北、西北岗和侯家庄，还有陵墓和宫殿等遗址。总计得甲骨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八片，后来著录了一万三千零四十一号②。这些发掘，与民间私自发掘和蒐藏相比，还差得很远，大量的还是民间出售、私人蒐藏，尤其有些外国传教士所藏甚至比中国人还多。

(三) 对甲骨文蒐集整理、墨拓成书 与开展研究

自甲骨出土以来，尤其是认识到甲骨的重要价值以后，蒐集甲骨蔚然成风，研究甲骨也取得很大成就。陈梦家先生在《殷虚卜

① 《甲骨年表》[民国十五年(丙寅, 1926年)]。

② 参阅陈梦家的《殷虚卜辞综述》第36页。

辞综述》一书中，把这一时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。

第一阶段：1899年至1910年，共十年的时间，出版了三部学术书籍，即刘鹗的《铁云藏龟》、孙诒让的《契文举例》和罗振玉的《殷虚书契考》。

1.《铁云藏龟》：著者为《老残游记》作者刘鹗。王懿荣蒐集甲骨甚勤，在1900年得范氏商人八百片，后又得赵执斋数百片。于是人云亦云，说王氏所藏为伪造品，颇风行一时。王氏闻知不服，提出两点理由：一是刻辞所记有不少是商代帝王名。二是文字奇古，必为商殷遗物无疑。可是义和团起，清代遗老王懿荣投井自杀，但王氏的论断是正确的，不过市面上却也出现过赝品，明义士说：“范估亦以拳乱之故，携所存古物走潍县，而存其一部分于行友赵执斋。此时以甲骨文字见重于时，遂渐有伪刻出现。”①

王懿荣死后，其子王翰甫把家中所藏的古器物，最后把千余片甲骨，全部变卖还债，

① 明义士：《甲骨研究讲义》转载《甲骨年表》（清光绪卅年）。